

● 医生日记

暖暖的都是爱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程哲

大家听说过“暖男”、“暖春”，还有一部电影叫《暖》。在我们病房里，有一位既平凡而又真实的“暖患者”，他带给大家的感觉绝不亚于“暖男”“暖春”，他和他的妻子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暖！

戴学民，一个50岁的男人，一名从事园艺工作的工人，同时，他还是一位肺癌患者。他知道自己病，也从不忌讳自己的病，这几个月他会定期来医院做治疗。

他同妻子一起来看病，每次来医院，都会带来一两盆很精致、很有寓意的盆景，最近他们带来一盆形如手掌的五指紧贴的仙人掌，他说：这表示“妙手回春”！

他和妻子闲暇时间去旅游，所到之处，都会给我们带一些当地最朴实的特产。中午我在科里吃饭，吃到了一瓶四川的辣椒酱，味道很正宗。大家七嘴八舌地讲开了，讲了辣椒酱的来历，讲到了老戴暖暖的情谊，讲到了他那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讲到老戴对医护人员那份暖暖的依赖、暖暖的感激、暖暖的情谊。

老戴化疗了，胃肠道反应强烈。查房时，他说：“我知道这是药的作用，没事，我今天就比昨天吃得多吃得多，看看我今天吃了两碗小米粥！”他用手指着旁边的空碗，像是在安慰医生。

病房床位

紧，每次来住院，大家总是尽可能地给他安排房间里的正床，可是经常都是他刚住一天，病房就会遇上重患者急需正床，老戴总是能够主动腾出自己的床，搬到加床。遇到其他患者对医院不理解的事情，老戴总是尽量帮他们化解，给患者讲医护人员工作的不易与艰辛，真像是医护与其他患者之间的亲善大使！

老戴，这位普普通通的工人患者，用他最朴实的情感，让我们这些忙碌的医护人员，忙得开心，忙得充实，忙得心甘情愿。

医患本就应该相互信赖，相互扶持，共同营造这暖暖的和谐环境！



● 医考之路

医考于我 是考试也是仪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高超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对我来讲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以至于在哪里考、考了什么都已经记忆模糊了，唯有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场景在脑海中闪现，从而能够让我对医考之路产生一些思考。

考的不是题是知识

在复习医考的那段时间，我刚刚入职。作为一名住院医师，每天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之外，还要抓紧一切时间备考。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做题到半夜，第二天又早早地起床上班。上下班的公交车是背诵知识点的重要时段。有一次我在车上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脑袋歪出了窗外，直到被旁边的乘客拍醒才意识到自己实在是太累了。

很难忘记那段复习的经历，然而我如此辛苦如此努力，分数却并不很高，反而是那些平时学得就很扎实的人往往能考得好。这使我认识到，作为一名并不比别人更有天赋，也并不比别人更加努力的普通人来讲，备考时肯吃苦还不够，

正确的方法与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同等重要。

我越发认识到，考题千变万化，而考试所考察的不是题，而是考题背后的知识。考题是标，知识是本。如果知识都没有学明白，备考就只能靠死记硬背，而这种做法是很没有效率的。只有认识到“固本”才能“强标”，面对广博细碎的医考内容，与其自己埋头苦干独自摸索，必要时不如去寻求一些复习方法上的指导，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先成为医生
再成为麻醉医生

医考过去很久后，一件事让我对医考有了更新的认识。

一次我和上级医生在给一位患者麻醉诱导，一个刚进入临床实习的活泼的小护士凑过来好奇地问：“请问你们也属于大夫吧？”我们当时哭笑不得，但也反应极快，上级大夫反问道：“交警就不算警察了吗？”我说：“地下党就不算党员了？”小护士也很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次有趣的对话

说者无心，而令闻者深思。

早在成为临床之前往往是由的，给点麻醉药、照着点患者的安全，么做下来了。如今的手术越来越大，危重症患者病情越来越复杂，也对麻醉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麻醉医生能做得也越来越多。如果仅仅学会给药把患者“麻翻”，这更多的像是“麻醉护士”的工作范畴。目前多数麻醉医生只停留在“麻醉医生”层面，只有少数业内精英才可达“麻醉学家”的层面。他们必然需要具备渊博的医学知识、有着像医学百科全书一样的知识储备才能达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境界。

联想到医考所涵盖的广阔内容，也许看起来与麻醉专业本身并无太大关系，但作为一名麻醉学专科医生，首先必须是一名合格的“全科”医生，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专科医生，日后才能有望成长为一名麻醉

● 患者来稿

“怪异”的医师

▲重庆 崔健

和医师接触时，医师的态度会在患者心里留下深刻印象，患者甚至将此与医师是否会尽心尽力医治联想在一起，这是人之常情。这不，我就遇到一个个性有些“怪异”的医师。

自从决定给儿子进行打鼾手术后，我就开始担惊受怕、忧心忡忡。心想，手术在喉咙部位，万一失败，儿子无法出声或是靠插管度过余生，这些都令我完全无法承受。为了进一步了解打鼾手术的内容，我上网搜集了有关信息，了解到了针对儿子的病情，大概有的几种方法，以及各种方法的优缺点。然而，至于采用何种手术，最终还是由医师决定，并非由患者或其家属做选择。

焦灼的心理，对未知的猜测让我终于有勇气拿起电话请教咨询医师，儿子将会采用何种手术？“有什么差别

吗？”想不到医师没好气地反问我。

我不禁一时为之语塞。

直到开刀前一晚，我仍在为要不要签下手术同意书挣扎，承受了有生以来最痛苦的煎熬；辗转反侧到半夜才沉沉睡去。

幸运的是，儿子当天的手术做得很顺利。我不禁兴奋地将医师的话覆诵了一遍：“手术很顺利啊！”想不到医师听了我的话后，脸色勃然大变，反问我道：“你是在质疑我吗？”我连忙解释：“不，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听到医师说手术顺利，心里很高兴，才会重复医师的话！”

开刀后儿子打鼾的现象有了明显改善，口齿也比开刀前清晰许多。我心里十分感谢医生。只是，我真的不知道，医师当时怎么会有那么激动的情绪反应。

医疗行业媒体常呼吁患者相信医生，其实，我们何尝不需要相互信任呢？

● 光影医路



《恋》 四川省人民医院 张玲英 摄

学家。

因此，医考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考核一个医生的应试能力，更是考察他是否具备了一个医生最基本的功底；它绝不是一个形式，而更像是一个仪式。它在我的记忆中闪耀着难以磨灭的光芒，照亮了我在麻醉专业的道路上毅然前行。

指导：中国医师协会
主办：《医师报》社
协办：张博士医考中心

奖项设置：

一等奖：3名，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

二等奖：5名，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议。

三等奖：10名，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友会全国大会。

纪念奖：10名，2015年全年《医师报》。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2015年全年《医师报》。

